



小满已至 万物初盈

文/李学辉



初夏的滋味

文\瞿杨生

小满者，反映降水节气也。

“小满，四月中，谓麦之气至此方小满，因未熟也。”满，指麦粒之熟，雨水之盈。

“春已老，夏正好。”小满天赶天，麦子已定胎抽穗，赶的是夏熟作物籽粒逐渐饱满的过程。

“最爱垄头麦，迎风笑落红。”春花次第落了，与人们生存有关的麦子，迎来了高光时刻。连诗人都放下了感花品赏的画意，将麦子作了诗情。身在烟火中，心向远方行。民以食为天，一年的好景当在小满。小满是麦子的青年时代。麦身是骨骼，麦穗是脑袋，身心健康是成熟的希望。

还有苦菜。“向来看苦菜，独秀也何为？”苦菜，又称苣荬菜。乡间的苦菜，分甜苣荬和麻苣荬。甜苣荬一遇雨水，便放开身子疯长，需尽快采摘，用开水焯了，炆油撒盐，是难得的清火之物。好的甜苣荬，涩而不滞，生津败燥，最好连根清吃，效果更佳。它是小满奉送给人们的美味。过了小满，甜苣荬就老了。物事，讲究的是恰逢其时。唐代诗人刘长卿曰：“时人但只餐中饱，莫忘旧时苦菜黄。”也是对光阴流逝和菜肴速老的况味感喟。

小满胜万金，是自然与人生的一种状态。盈而未满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

小满，也是赋予人生哲理的一个节气。

雨熟枇杷。”这是明代李昌祺的《小满日口号》之诗。南方的小满，是枇杷的节日。北方人也不气馁，南果北吃，物流高速发达的时代，南北的口味虽有差异，在水果一事上，距离被物流缩短，口味被日子拉长，满大街的水果店，让南北的人们都能饱尝舌尖上的幸福。

幸福，有时就像南果北吃一样简单。

“小满雀来全。”多指的是候鸟。在北方农村，“雀”会选择适宜生存的地方。人们固有的印象中，除了燕子，还有什么“雀”，大多数人不会留心。燕子筑巢，选择性很强，大凡有燕子来筑巢的人家，都会有一种欣喜。但也有人喜，燕巢遍门，是否真心喜欢，总归是凭人们的认知和喜好程度而定。

麻雀也成为小满的标签。熬过了一个冬季，春天一到，天气升温，地气还未完全上升，麻雀便选择合适的地方筑窝。麻雀不像喜鹊，在高枝上筑巢。过去农村土坯房多，麻雀便在房檐下安家。啄土拽草，是它们的长项。往往将椽檐下弄得土飞毛落。有时，窝被人们用泥巴糊了，又被掏开。为生儿育女，麻雀也是拼了性命，往往被堵在窝中，也在所不惜。家庭观念，决定了麻雀的果敢。

有人在麻雀窝中发现了些许烟头，那是用来驱虫的。据说，麻雀也会走路，那是在它们气定神闲的时候。小满时节，麻雀栖身的地方多。满树的绿，至少让它们充满了一种希望。

小满一到，初夏的气息就正盛，锯齿状的叶子贴着地皮舒展开来，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。农人说：“小满吃苦菜，一夏不疰夏。”这话不假。《逸周书》有载：“小满之日苦菜秀。”《本草纲目》也说它“久服安心益气”。采一片嫩叶嚼着，初时苦涩，渐渐却渗出清甜，像极了这节气将满未满，留三分余地最是相宜。

小满时节，日头渐渐毒了起来。老祖宗聪明，早就琢磨出“吃苦”的法子。田间地头的苦菜、新摘的嫩苦瓜、晒干的莲子芯，都是这时候的好东西。记得祖母总爱挎着竹篮去采苦菜，蓝布衫的下摆扫过草尖，她常说：“苦菜是‘救命粮’，苦瓜是‘君子菜’。”这话里藏着农人的智慧：犹如麦子灌浆时最忌雨水过盛，人也要懂得在燥热里求个平衡。

陇上各地过小满，各有各的讲究。陇南人“见三鲜”，蚕豆碧绿，蒜薹脆嫩，黄瓜水灵。但最要紧的还是那一口苦。挖回来的苦菜，经过清洗，便可以烹饪出一道道美味佳肴。母亲最擅长做的，便是凉拌苦菜。将苦菜放入沸水中焯一下，去除多余的苦味，然后加入蒜末、香醋、香油、食盐等调料，搅拌均匀。一盘色泽翠绿、香气四溢的凉拌苦菜就呈现在眼前了。夹上一筷子放入口中，清爽可口，苦中带香，回味无穷。有时候，母亲还会用苦菜包饺子。将苦菜剁碎，与肉馅混合，包成一个个饱满的饺子。煮熟后，咬上一口，那独特的味道，让人唇齿留香。陇东人则实在，洗净的苦菜直接蘸酱，嚼得满嘴生津。旧时河西等地还有“祭车神”的习俗，祈求风调雨顺，正如这吃苦的智慧既要祛暑，又不可太过。

后来，我离家求学，毕业后

分配到外地工作，苦菜便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。城里的餐桌上，尽是精细烹制的佳肴。偶尔在饭店菜单上看到“苦菜炒鸡蛋”，价格却高得惊人。我尝过一次，却全然不是记忆中的味道——那苦菜已被调料掩盖得失去了本色，苦味被千方百计地去除，反而多了几分稍显造作的甜腻。

小满的滋味，却还要苦甜相济的。枇杷正黄时，樱桃已红，都是解苦的妙物。祖母熬的百合莲子羹最是拿手，莲子去芯，百合瓣雪白，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。我总嫌寡淡，偷舀蜂蜜兑进去，她便笑着数落：“后生家，吃得苦。话未说完，自己倒先往嘴里送了颗蜜枣。

如今在城里过小满，也要应景做几道时令菜。苦瓜切薄片盐腌，配红椒快炒，苦辣相宜。偶尔学老法子煮蚕豆饭，豆子绵软，米香沁透，锅底结着金黄的锅巴。这般的粗茶淡饭，反倒吃出了节气本真的味道，恰似田里的麦穗，总要经过几场烈日，才能长得饱满。

太阳低垂在屋檐角，暮色中掠过一阵清风。邻居阿婆见我回乡，送来新腌的苦菜，粗瓷碗里青黄相间。“尝尝。”她眼睛眯成缝，“按老法子腌的。”夹一筷入口，咸鲜里透着清苦，回味却甘。阿婆看我皱眉又舒展，笑道：“对喽，小满小满，麦粒将满未满时最养人。”

灶上的百合莲子羹正飘着香。阿婆的粗瓷碗还搁在桌上，碗底剩着一点苦菜汁。老一辈人常说“五月食苦，以应节气”，这话虽难考其出处，但却蕴含着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。原来千百年来，我们从未真正离开这片土地。只要舌尖还记得苦的滋味，骨子里就永远刻着二十四节气的时令，像麦穗低垂，像苦菜生根，生生不息。

三候

- 一候苦菜秀
- 二候靡草死
- 三候麦秋至

盈盈小满时

文\王琪

当太阳行至黄经六十度，天地间悄然氤氲起温润的气息。欧阳修笔下“最爱垄头麦”的时节，以独特的韵律叩响二十四节气的第八道门扉。小满，这个充满东方智慧的节气，既是大地生长的生长密码，也是生命的哲学隐喻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云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此时正是小麦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已渐趋饱满，但未成熟，属于乳熟后期，所以称之为小满。

旧时小满有三候之说：“一候苦菜秀；二候靡草死；三候麦秋至。”意思是，小满时节苦菜枝叶茂，枝条细软的杂草在强光的照射下逐渐枯萎，麦子渐趋成熟。它们都是小满的物候标志。苦苦菜遍布全国，医学上叫它败酱草，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。《诗经》云：采苦采

苦，首阳之下。天水一带的人们更是对苦苦菜情有独钟，用苦苦菜做的酸菜浆水，不仅是天水的一大特色食品，更是夏日清凉解暑的神品妙品。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我觉得，小满不仅仅只是一个节气，它更像一位阅尽风霜的智者，知晓人事的长者，它用无言的声音、万物的生长，揭示生命的真谛，人生的真意。小满是万物生长小得盈满，不是大满，不是全满，不是圆满。小满如江河，是美满，就如小乐如流水，是长乐。

《尚书》里说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。”《易经》里说：“天道亏盈而益谦。”凡事过犹不及，莫到琼楼最高层，高处不胜寒，平淡是真，平安是福。如此深邃的人生哲理，居

然明白明白地书写在一个节气里，这也是中式美学在节气中的一种体现吧。小满节气，也在文人墨客笔下化作隽永的诗行。欧阳修“麦穗初齐稚子娇，桑叶正肥蚕食饱”，寥寥数语，便勾勒出田园的丰饶。而范成大的“梅子金黄杏子肥，麦花雪白菜花稀”，则用色彩的渐变，道出时令的流转。

如今才明白，与其大而无边，不如小而美满。也许小满离我们的人生更近，小乐与我们的生活更亲。二十四节气独缺“大满”，古人在为此节气命名时，可谓大有玄机。正如《周易》所言：“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也。”清代学者焦循在《孟子正义》中阐释：“小满者，满而不损，满而不盈，满而不溢也。”这里大有玄机。小满，是小小的满，是留有余地的满。虽则小满，但还未

到收获的时候，只有低下头来，才能更加饱满，日臻成熟。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：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！真正的圆满不在于填满所有空隙，而在珍视当下的拥有。由此引申到做人，还是应谦逊一些。小得盈满，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人生的“小确幸”。得到一点小小的收获，有可以把握住的，就应懂得满足。正如明代思想家洪应明所说，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醉。履盈满者，宜思之”。“小满”，乃人生的一个参照，将熟未熟，还有期待。

时值小满，阳光清澈而明亮，万物碧绿而旺盛，伫立窗外，安静的天空，静默的大地，一片美好。扣心自问，渺渺红尘里，知足常乐，盈盈小满时，平安即是福。

